

老婆孩子同落水,先救哪个?

新西兰男子选择老婆放弃儿子

据英国《每日邮报》12月1日报道,新西兰近日发生一起落水车祸,霍顿先生不得不在救妻子和儿子之间作出痛苦的选择,最终他只救出妻子,儿子不幸遇难。

生死选择

事发时间是11月28日傍晚,天色昏暗,霍顿只能看到已经下沉到水中1米的旅行车,车前部下沉很快,尾灯渐渐消失在黑暗中。时间只够救1人,霍顿先生跳进了水里。

当时他的妻子瓦妮莎已经从落水车里逃脱,但还只能挣扎着把头露出水面,并大声呼救。而他们13岁的儿子席尔瓦此时还被困在不断下沉的车里。

霍顿11月30日说:“我试图下水把他(席尔瓦)救出,但是我没办法,水太深了,而且瓦妮莎也即将要没人水中。”

“我只好先把我的妻子拉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我再转头,我只能看到车尾灯了,车的位置太远,我救不了他。我只能接受他已经不在的事实。”

“我选择把妻子救回,然后坐在岸边祈祷,这就是我能做的。我不想先潜下水去救我儿子,如果我那样做的话,我妻子、儿子和我有可能全部丧命,”霍顿说。

据报道,当时落水车内席尔瓦的朋友和一条狗在事发后不久便成功逃脱到安全



霍顿和瓦妮莎夫妇

地带。

事件原由

当天,一群小孩打破了霍顿先生的信箱并立即跑了,霍顿35岁的妻子马上开着旅行车去追,当时车内坐着席尔瓦和他的朋友,随即霍顿则开另一辆车去追。

离他家不远的地方,霍顿看见了妻子的车。据信,霍顿妻子当时找到了这群小孩,正打算停车与那帮小孩理论,这时车滚下堤岸,落到水里。

霍顿在车祸发生2分钟后赶到现场。其间有路人报警求救,警察和消防员随后潜入黑乎乎的水里,想要解救席尔瓦。然而,天色已晚,要下潜找到车都已变得很困难。

高级消防警官威尔逊说:“我们试了各种手段,都没有

效果。虽然拯救行动也有很大风险,但我们觉得救这个孩子值得我们去冒险。”

警方发言人帕克斯说:“对霍顿先生而言,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我肯定不想处于他的位置去作这种决定。”

自我安慰

潜水员在11月29日捞上了席尔瓦的尸体。霍顿妻子说她儿子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想到儿子现在会在一个更好的地方,因此感到一丝安慰。

霍顿说:“他很外向,不管碰到谁都可以和他成为朋友。如果他看到有人遇到麻烦,他都愿意去帮忙,甚至是他不喜欢的人。”

霍顿妻子说:“这只是一个可怕的故事,我们不会责怪任何人,我已经原谅了那些打

破我们信箱的孩子。我喜欢这些孩子,我也知道他们的感受,我不会让他们为这件事负责的。”

霍顿夫妇说席尔瓦的葬礼将在12月3日举行,他们打算放飞13个气球,一个代表他们与席尔瓦在一起的1年时间。

[网友评论]

不救孩子,不配为人父

他没有冒死去救孩子,不配为人父。我甚至和妈妈讨论过这件事。妈妈说,如果丈夫救她先于救孩子,她不会原谅丈夫。如果我是霍顿,如果冒险相救可能让自己丧命的话,也不会放弃救孩子。——rome existed

霍顿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当时霍顿根本无法游到儿子身边。如果执意要去救孩子

的话,可能妻子都要送命。——pennypitstop

[心理学家分析]

偶然决定或让婚姻受损

霍顿面对妻子和孩子都处于危险的境地,最终选择救妻子而弃孩子。有心理学家认为,夫妻双方事后可能因此出现创伤,如果加上心中的内疚,夫妻之间日后可能互相指责,还会影响婚姻关系。

心理学家认为,丈夫会在日后反复回忆当时的片段,不仅会引发噩梦,更有可能患上抑郁症。而幸存的女方也会质疑丈夫的决定,称宁愿死去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但是一般人在面对危急情况时,未必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可能只是凭借环境因素作出偶然的决定。综合《中国日报》《信息时报》报道

总理名字成酒名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保加利亚村民将自产的白兰地酒以该国总理鲍里索夫的名字命名,以感谢他成功阻止议会给酒类增税。

今年10月,保加利亚议会预算委员会拟定了一份从2010年开始提高酒类税收的法案,并计划于11月25日审核通过。然而,这个提议立刻遭到了民众的强烈抗议,人们担心这一举措会破坏该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家酿葡萄酒和白兰地酒的传统。于是,鲍里索夫顺应民意下令废除了这个法案。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位于首都索菲亚以南170公里的一个村庄决定将他们2009年生产的白兰地酒命名为“鲍里索夫”。此前俄罗斯一家伏尔加酒厂曾用该国总理普京的名字为自己的酒命名。据《中国日报》

同性婚姻被叫停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月1日报道,正当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一对同性恋男子准备在当地婚姻登记处举行婚礼之际,一名法官11月30日“叫停”了这桩拉丁美洲的第一例同性婚姻。

报道称,这对同性恋恋人分别是阿莱士·弗雷尔以及何塞·马利亚·迪贝洛。11月初,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位法官裁定弗雷尔和迪贝洛可以“合法结合”,因此这对恋人计划于当地时间12月1日,也就是“世界艾滋病日”当天举行婚礼。

然而,就在婚礼举行前夕,法官玛尔塔·戈麦斯下令暂停这个婚礼,并将这个案子送交阿根廷最高法院审理。

戈麦斯称,之前的那位法官无权裁定弗雷尔和迪贝洛的婚姻合法,并称自己这样做并不是歧视同性恋者。

不过,弗雷尔和迪贝洛坚持要在12月1日前往登记处举行婚礼。两位当事人认为:“我们婚姻合法的判决是不可改变的。”

阿根廷同性恋联合会主席也表示,如果法院婚姻公证处拒绝为这对新人证婚,那么同性恋团体将发动示威抗议。

据悉,布宜诺斯艾利斯在2002年就批准同性恋公民可以结合,成为拉美地区第一个正式认可同性恋的城市。据《中国日报》

丰臀失败把命送

综合消息 前阿根廷小姐马格娜诺因丰臀手术后的并发症死亡,年仅38岁。

马格娜诺在1994年赢得阿根廷选美冠军,上星期她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了丰臀手术,可惜随后出现了并发症,于当地时间11月29日不幸因肺栓塞死亡。

据她的好友形容,悲剧的发生是因为手术中注射的液体流入马格娜诺的肺及脑部,导致她死亡。

偷钱袋会遭电击

据新华社电 印度哈里亚纳邦官员说,计划为公交车售票员“钱袋”安装电击防抢装置,那些“出手”的窃贼将遭电击。

法新社11月30日援引哈里亚纳邦运输部长O·P·贾股的话说,窃贼一旦接触钱袋,将遭到令人恐怖的电击。

贾股介绍,“带电钱袋”内装报警装置,供哈里亚纳邦所有公交车售票员使用。

在哈里亚纳邦,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事件时有发生,公交车售票员的钱袋常常成为抢劫者“下手”的目标。

不可思议

印度“愚公”14年凿出穿山隧道

据英国媒体12月1日报道,日前印度一位普通的村民上演了现实版的“愚公移山”。他为了能把卡车停在自家门口,竟用一把锤子和一把凿子历时14年挖出了一条宽约4.23米的穿山隧道。

这位名为拉姆钱德拉·达斯的村民今年53岁,住在印度比哈尔邦东部的加雅地区。他一直想把自己的卡车停在家门前,但由于大山挡道所以心愿一直难了,于是成天担心停在山那头的卡车会被偷走。在向当地相关部门求助遭拒后,他开始独自开凿这条穿山隧道。据《中国日报》

世界最小兰花 花瓣2.1毫米宽

美国植物学家日前在厄瓜多尔发现一种兰花新品种,其花瓣仅有2.1毫米宽,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兰花。

据英国《每日邮报》11月30日报道,美国植物学家卢·约斯特在安第斯山东部的植物保护区采集植物样本时,在一种稍大的植物根部意外发现了这种微型兰花。这种花的花瓣呈现透明的淡黄色,不仅直径小,而且薄。

据悉,这已经是约斯特博士在过去10年里发现的第60种新型兰花品种。据《中国日报》



花瓣仅2.1毫米宽的兰花

寻找尸骨、识别尸骨、让尸骨重新下葬

德“尸骨猎人”寻找二战遗骨30载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但许多家庭却依然没有得到和平。在二战尾声,数以万计的士兵和平民不仅失去生命,遗骨也四散,得不到一个像样的安葬之地。近30年来,有一个人一直在从事一项特殊使命:寻找二战中失落的遗骨,辨别他们的身份,然后让他们一入土为安。这个人就是厄文·科瓦尔克。这位“尸骨猎人”的生活主要就是和尸骨“打交道”,每次发现遗骨,厄文都要小心翼翼地铲开泥土,把下骸骨、头盖骨等从土里慢慢捡出来,放进一个小小的、灰色的纸格里,一一按顺序拼好。

看牙齿辨国籍 看骨头识身份

这一天,厄文花了3个小时和发现的3具遗骨“谈话”,然后把自己发现的那些遗骨信息记录下来。

这位有经验的法医指着一具新发现遗骨的牙齿说:“这是个年轻人,20岁左右,智齿还没长出来。”厄文多年的工作中不仅找到了许多德国士兵、平民的尸骨,给予他们身份和安息之地,也找到了一些苏联士兵的遗骨。而牙齿,就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厄文可以根据牙齿分别出那是德国人的遗骨或是苏联人的:“苏联人的牙齿磨损得比德国人的厉害。”几分钟后,厄文发现了一双腐烂的皮鞋,证实了他的说法,这是一个苏联人的遗骨。因为这双鞋的橡胶鞋底“专属于苏联红军士兵”。

二战中的大部分战死者都只是简单掩埋。成千上万的遗骨都还被“遗忘”在德国土地下面。



厄文·科瓦尔克在挖掘尸骨

这些遗骨通常都是因为政府修路才会“出土”。金属探测器能发现所有含金属的东西。厄文解释:“如果任何遗骨身旁有铲子或武器,我们都能发现他。”这也就是在当科技下的“寻骨”方式。死难者如果戴着头盔、身上有刺刀、手枪,金属探测器就会发现他的位置。军需品发掘队负责找到武器,厄文负责找到遗骨。

厄文在一颗牙齿里发现了充填物,这也是辨别这具遗骨是德国人身份的重要线索——当时苏联人不做那种汞合金补牙。随后,厄文又发现了一把坏掉的黄色梳子和皮包,皮包里面是一些硬币,但还是没找到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能证明这名士兵身份的东西。厄文只知道这是名25岁左右、1.7米高的德国士兵。

骨头对厄文而言,就像是一本书,他看骨识人,习惯和尸骨交谈,他能从上臂的大小就知道这个人的高度,能看骨头就知道年龄。

厄文在现场勘察完毕后,

剩下来的事情就要交给战死德军联合会了。战死德军联合会专门有个资料室,保存着战死士兵的身份资料。虽然在二战期间,许多资料丢失了。但无论如何,这仍是许多人寻找阵亡家属身份的重要地方。从结婚戒指、勋章、到情书,战死德军联合会把“尸骨猎人”找到的所有和遗骨相关的东西都分门别类地收起来,然后再与二战德军的1800万士兵资料相对比。

“尸骨猎人”父亲战死在法国

厄文·科瓦尔克在这个领域是绝对的专家。他从1980年开始为战死德军联合会工作,战死德军联合会从1919年开始寻找、辨认战死德国士兵的遗骨并让“他们”入土为安。因为这个特殊职业,厄文踏遍了二战战场。厄文已经到达了退休年龄,但他选择了为这个组织继续当志愿者。上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共和国解体,随后巴尔干半岛陷入了一系列武装冲突中。在那之后,厄文也曾花了几个月的时

间在前南斯拉夫的土地上寻找、辨认死难者遗骨。

这位看起来很绅士的老人已从事了这个被称为“尸骨猎人”的职业将近30年了,厄文今年已经68岁,别看他今日已是老行家,当年第一次任务面对尸骨时一样是手足无措。

厄文的父亲1944年战死在法国也是他从事这个职业的原因之一。当时,他站在法国最大的德军墓地,看着父亲的墓碑伤心欲绝,对他而言,有个职业能忘掉悲伤,能给那些和自己一样失去亲人的家庭一些信息,对他来说也很重要。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不是个容易的任务,当时,为希特勒军队服役的士兵都被看成是坏人。每年,厄文和他的25名同事在欧洲东部、俄罗斯等地为战死士兵找身份,从1990年以来,厄文为2万多战死士兵找到身份,也给他们找到安息之地。那些死在国外的德国士兵通常都会被安葬在该国的德军公墓。

作为两个女孩的父亲,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发现的是儿童的遗骨。厄文说:“即使经过这么多年,每次发现小脚骨和小鞋子,我的心仍然会痛。”

二战已经结束60多年,伤痛仍然存在,厄文最近参加了一个葬礼,是他发现的一具遗骨再次下葬,当他看到葬礼上站着的悲痛家属,感到了这个与尸骨为伍的“可怕”工作的意义。对于死难者的遗孀、女儿以及孙女而言,找到自己的亲人并让他入土为安,是等待了60多年的梦终于圆了。据《信息时报》